

**编者按:**在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最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著作无疑当属《资本论》。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上用时最长,耗费精力最多,并且从理论上而言,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规律与历史逻辑,从而实现了“科学分析”,开创了对社会现实进行辩证的具体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形态。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虽然由于历史与现实等诸多原因,《资本论》曾经一度隐没,遭到忽视。但随着近些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正义与全球生态等问题的刺激下,人们又重新燃起对《资本论》的理论兴趣,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资本论》尤其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本期发表的这组论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性的关怀,对于《资本论》的理论特质、当代价值与中国意义进行的反思,期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 资本主义是什么?

——从海尔布隆纳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出发

□王庆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海尔布隆纳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海尔布隆纳主张从“本质”和“逻辑”的分析框架入手去探讨这一问题:“本质”指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逻辑”指的则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基础上,海尔布隆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财富和权力相统一的“积累资本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则是由其“本质”所驱动的,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最终关涉的是资本主义的未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分析”,而不能做到准确地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科学”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形成自己的“预期”。无论如何,在思考资本主义可能变成什么之前,我们必须想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

**关键词:**资本主义;本质;逻辑;预期

DOI:10.16365/j.cnki.11-4054/d.2016.01.011

马克思之所以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不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而在于他洞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但从某种程度上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具重大意义、更切中肯綮的原因,因为它具有神奇的洞察力。”<sup>[1]</sup>这种“神奇的洞察力”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洞察,又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洞察。恩格斯在评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指出,“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sup>[2]</sup>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洞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答“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资本主义的演化一直是海尔布隆纳关注的对象。海尔布隆纳试图通过考察经

收稿日期:2015-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06);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41)

作者简介:王庆丰(1978-),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

济状况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节”，他把这种考察和探讨诉诸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海尔布隆纳认为，我们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看到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原理、原则，而是一连串塑造历史的观念，就像一幕幕历史戏剧，而这一幕幕历史戏剧在《国富论》和《资本论》中有最突出的展示。按照海尔布隆纳自己的说法，他这么做是急欲避开“资本主义”这个“难缠的词”，因为他把“资本主义”视作某类不安定的东西。他认为如果使用“商业世界”或者“现代工业社会”这种更具体、更少争议的词语，就可以绕开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这一麻烦的问题。但是，当海尔布隆纳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他对经济学的兴趣逐渐地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海尔布隆纳说，“资本主义的演化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但现在，我转向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而是资本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刻而令人费解的问题。”<sup>[13]</sup>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困扰人类数百年且颇具争议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性发问。当代西方学者给资本主义戴上了形形色色的帽子：新帝国主义、后工业社会、福利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等等，但是都没有对资本主义作出本质性的规定，而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本质性的质询。因此，海尔布隆纳指出，“我们阅读《资本论》，不只要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运行，而且要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人提出，而马克思以深刻、令人难忘的方式回答了的问题。”<sup>[14]</sup>

###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之问

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848年以前，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初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出版之后才开始广泛流行开来。根据杜布瓦的考证，皮埃尔·勒鲁在其1848年的著作《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是否总有穷人？》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对于勒

鲁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同“资本家”这一术语的含义是一样的。大约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陆也有其他思想家使用了“资本主义”一词。国际学术界并没有能够明确地回答究竟是谁第一个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是所有的例子都表明，这些思想家们都是在一种描述的意义使用这一概念；用“资本主义”来表达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而不是像今天最终形成的定义那样，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明确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去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所以，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回答了“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

但是，西方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几乎未提到过“资本主义”，这也符合马克思著作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将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问题领域，并没有归结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尽管如此，还是能够证明马克思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然而，在马克思自己出版的著作、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在186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着手撰写《资本论》以后——的手稿中才出现的。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是在其他概念下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的。”<sup>[15]</sup>在马克思自己公开出版的著作中，马克思的确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特别是当我们将所有马克思经典文献认真检索一遍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果然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名词。”<sup>[16]</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现代社会的。因此，所谓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也仅仅是没有“在‘名词’的意义上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马克思在‘形容词’的意义上已经广泛地使用了‘资本主义的’一词，尤其是他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提法，这已经相当于在‘本质’的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了。

尼·米海洛夫斯基曾经质问，马克思在哪

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其结论是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对此,列宁的回答是,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现在,如果有人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竟在那里连资本主义也找不到。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洞察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毕生都在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运用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释,但他从来没有刻意地偏离这一宏大但仍然明确的目标,去构建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或者提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理论。”<sup>[17]</sup>这一理论目标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可以得到确证。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18]</sup>《资本论》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种新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理论,而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解释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的问题。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在划分人类社会主要的发展主要的结构性历史时期时使用的概念。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的“社会形态”呢?海尔布隆纳在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质”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要独自考察这些形态,将这些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描述为它们的逻辑,将推动力或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各种要素描述为它们的本质,这样,我将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秩序对待,在这样的秩序中特定的本质产生了历史上独特的逻辑。”<sup>[19-7]</sup>在海尔布隆纳看来,所谓“本质”指的就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逻辑指的则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模式,亦即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社会形态的“本质”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并且决定了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本质”要素标志着该社会形态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间的根本性差别。社会形态的“逻辑”是对社会制度结构性变迁的描述,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处于不断变

化之中的,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更加剧烈。揭示社会形态的历史逻辑,对探讨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本质”和“逻辑”的双重视角去分析社会形态,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从“本质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去透视资本主义的,但是这种分析框架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相背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是从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开始的。马克思首先研究的是这一制度中一眼看上去不那么起眼的方面,实际上最简单、看似最容易理解的元素:这就是日常使用的“商品”。商品是蕴含资本主义制度财富的单个物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sup>[19-7]</sup>《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开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从商品入手,推导出的是货币的概念,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在引出货币概念之后,马克思开始探讨“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叙述逻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入手,其目的是为了阐发“资本”。正是资本增殖的逻辑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除此之外,马克思也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19-13]</sup>在《资本论》第一卷将要结束之际,也就是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和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开始关注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及其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马克思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以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都是在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增补和创新。

虽然“本质”和“逻辑”是海尔布隆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视角,但这两种视角是相互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

断变化当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轨迹的揭示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由其内核(资本主义的本质)产生和引导的结构变迁模式。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洞察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着资本主义的逻辑,其本质与逻辑是统一的。从海尔布隆纳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 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在海尔布隆纳看来,“‘本质’这个词指的是能够影响其成员行为——特别是那些推动社会制度沿着一条特定历史路径前进的行为的所有要素。”<sup>[17]</sup>按照海尔布隆纳的这一论断,“本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所有要素”。社会推动力并不是由一种要素而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欲望和能力、社会传承的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教育等各种要素都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实,这些要素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都是具有的,如果我们要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必须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独特性要素”。因此,研究《资本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探求究竟哪一种要素在资本主义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sup>[178]</sup>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这种决定性和支配性地位的“生产”就是“资本”。马克思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以自我增殖为本性的资本。

在关于资本主义“本质”最核心的要素是“资本”这一点上,海尔布隆纳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推动力,是因为它是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海尔布隆纳指出,“资本主义最重要

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穷欲望,是因为财富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就是权力。”<sup>[19]</sup>在海尔布隆纳的论述中,“财富”、“权力”和“资本”是三个核心概念,它们都是“欲望”的表现形式。对一般财富的欲望只有诉诸权力,才能成为现实;而权力如果没有对财富渴求的推动,也不可能得以实施;两者都统一在“资本”中,资本既体现了榨取财富的强烈欲望,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

海尔布隆纳指出,“我们必须考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在商业世界体现出来的逻辑中清晰可见,但作为行为导向的一种根本的、真正基础的方面,它却深深地植根于制度之内。这就是从以资本的形式进行的生产性社会活动中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sup>[120]</sup>海尔布隆纳把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认为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方面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欲望展现为对一般财富的追求。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sup>[1729]</sup>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一般财富的无限拥有成为可能,财富欲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但是这种欲望如何才能实现呢?在海尔布隆纳看来,我们必须考察另外一个范畴——“权力”。

“积聚财富的欲望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而且,除非将它视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否则很难全面地理解它。”<sup>[135]</sup>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财富是与权力不可分割的一种社会范畴。财富必须建立在对权力的考量之上,要理解积累财富的欲望需要首先探究积累权力的欲望。因为没有对“权力”的分析,就不可能揭示出“财富积累”的秘密。我们所探讨的权力不是一种政治权力,而是指资本所拥有的权力,资本行使权力的方式是隐形的但却是具有实质性的。“资本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具有非同寻常的一种属性,即它没有直接的惩罚权利,这似乎与权力的含义自相矛盾,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sup>[131]</sup>资本的权力是一种独特的

权力,虽然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暴力,但却同样能支配他人并使他人服从。马克思指出,“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sup>[91]</sup>就实质来讲,资本支配他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表面上看来,这种权力绝不是“暴力”意义上的强制力。因为强制力本身仍然属于国家而非资本家;而且,当资本家运用暴力手段时,这是一种篡权而非权力的正确使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必须首先被视为一种制度,可与军事制度、宗教信仰、帝国信仰等相匹配的制度。资本主义是资本的组织制度,我们发现,当权力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时,通过这些资本组织制度,一些人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这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了被‘雇佣’的人——资本家完成了对传统权力的替代”<sup>[95]</sup>。资本家或资本的权力是通过雇佣劳动实现的。工人虽然可以任意挑选这个或那个资本家,但是他无法挑选资本家这一群体;由于其生产资料被剥夺了,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权力虽然不是一种暴力,但依然是一种强制力。

通过对财富和权力的分析,海尔布隆纳最终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具体而言,体现为“积累资本的欲望”。“将对权力的欲望深化到对资本的欲望不仅仅界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其塑造行为的特征——而且还影响了其逻辑,即社会形态发生的运动。”<sup>[99]</sup>资本产生的前提奠基于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制度,其增殖来源于获得利润(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无论是海尔布隆纳,还是马克思,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应归功于财产权利制度,这一制度是资本主义建立的根基。财产权利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这种根本性的力量在于财富所有者的权利,当资本处于社会支配地位时,资本家就可以控制财富的使用权,只有当他们可以占有贸易收益或剩余价值时,或者可以获得技术资金或者承担风险的

回报时,他们才会同意财富的使用”<sup>[96]</sup>。资本家行使财产权利,其目的只有一个——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生命之血,不仅仅因为它是个资本家获得用于扩张的资金工具,而且因为它是统治关系得以证实的方式。

海尔布隆纳进一步分析了无限积累欲望产生的根源。他指出,“资本本身引入了一种形式的社会战争,在我称之为人性的行为基质上,社会战争带来了新的、更强烈的积累财富的欲望,这一欲望的增强源于自我保护的动机,是最强烈最奔放的本能反应。”<sup>[92]</sup>欲望的增强源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迫竞争的社会。“任何资本家唯一可用的防御就是,或多或少地、坚持不懈地从公众的手里成功地掠夺货币资本。这就是商业世界充满贪得无厌行为的根源,现在我们可以将其看成资本主义本身性质的必要表现。”<sup>[92]</sup>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增殖的本质性要求。海尔布隆纳指出,“最大化行为”这样一种描述在工人和资本家身上都适用,尽管就力量而言,他们处于不同的两极。结果,工人和资本家逐渐具有了相似的行为倾向,两者都极力获得社会中的货币财富,两者都受限于其他与自己有同样追求的人相互的蚕食。这种贪婪的态度会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快速渗透至最底层,在那里它们发挥着加强就业纪律和统一社会认知的双重作用。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积累资本的欲望”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追求,从而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海尔布隆纳“资本积累的欲望”可以和马克思“资本增殖的逻辑”划等号,但这里面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资本积累的欲望”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归因于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这种欲望是人的物质欲望的体现;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一细微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别,使得海尔布隆纳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海尔布隆纳如果把“资本积累的欲望”理解为资本家自我保护动机的产物,其实质上等于淡化甚至抹杀了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马克思通过“资本增殖的逻辑”,探寻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源,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掩盖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因此,海尔布隆纳的结论已经偏离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立场。但是无论如何,海尔布隆纳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将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不是其等级制度的特征,而是其独特表现形式,对权力和统治的欲望以这样的形式升华为积累资本的欲望。”<sup>[112]</sup>

### 三、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资本主义的逻辑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这种逻辑的动态变化一直是所有伟大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斯密、穆勒、马克思、凯恩斯和熊彼特都曾经在他们的著作里描绘过“积累”这幕盛大的戏剧所导致的后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道路有不同的转弯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绝不是沿着完全平行的轨道前行的,但是,尽管形式多样,资本主义的轨迹几乎可以被视为在对利润的迫切追求指引下的运动趋势,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其本质的核心要素,就难以理解这种运动趋势。”<sup>[113]</sup>把握资本主义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在对利润的迫切需要指引下的运动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之后有关资本主义的大量著作,都是对《资本论》中认定的运动规律的解释和延伸。”<sup>[116]</sup>

实际上,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涉及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前景本身这一更宏大的逻辑。海尔布隆纳在其早期的著作《经济学统治世界》中,明确地表示经济学或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科学预测。海尔布隆纳指出,“若经济学能变成真正科学的分支,它会大幅增加我们预测事件走向,以及改变该走向后果的能力。经济科学肯定不会让我们对未来的控制,比物理科学对重力走向的控制更多,但它无疑会增加我们对于改变经济体系运作后果的预见能力,从而选择最有利的行动路线。”<sup>[1265-266]</sup>即使经济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而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性,但也只不过是会影响到其对社会预测的精确性,而无法动摇其对社会前景进行预测的根本目标。因此,“经济学家具有独特的潜力,以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指引,至少帮助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尽可能地安度未来数十年”<sup>[1268]</sup>。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未来进行科学预测,而这种预测的准确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否成功。

在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所有伟大情节的构想中,该制度的未来都是有限的。尽管无法精确地预测出其寿命,但是,普遍预计其将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甚至最终会消亡或者被另一种社会秩序所取代。亚当·斯密对此的描述是,资本主义制度迟早会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时,财富的积累将会“完成”,之后它将会发生深刻而漫长的下降;按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设计,资本主义社会的“静止状态”会瞬间到来,此时积累将停止,资本主义将成为“会员社会主义”的集结地;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宏观调控,未来需要“有点综合性的社会化投资”;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会演变为“管理社会主义”;马克思站在否定资本主义的立场上,预计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导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即每一次危机都清除了当时的障碍,但却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日期的到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海尔布隆纳非常看重这些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了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是因为,海尔布隆纳完全是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理论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他认为我们可以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对未来的预测,“假如马克思在他长期的放逐生涯中,除了发起劳工革命运动以外别无所为,在当世就不会如此重要。马克思只是十几个革命者之一,而且也绝不是最成功的;他只是诸多社会主义预言者之一,而且关于新社会的样貌,他其实几乎只字未提。他的决定性的贡献不在这里,而是在历史的辩

证唯物论,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悲观分析。”<sup>[129-130]</sup> 在海尔布隆纳看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远不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论本身,因为革命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其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语焉不详。海尔布隆纳看重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唯物论”,因为它能够用以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在海尔布隆纳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构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这一模型成功的预测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预测了资本家对新技术的寻求,预测了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兼并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这些预测的成功使得马克思能够被称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海尔布隆纳逐渐放弃了对于“资本主义”未来能够进行科学预测的观念。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历史的辩证解释不能预测任何此消彼长的结果。辩证法提供给我们的是对阶级斗争和异化的一种理解,它将这些视为社会运动过程的内在元素。至于这些运动的‘最终结局’,辩证法没有任何结论,甚至就连马克思本人(以及他之后的无数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异化的最终结果可能也是不确定的”<sup>[131]</sup>。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辩证法只是对事物的一种理解方式,而不可能做出任何科学性的预测。另外,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马克思阐明“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利润率是否已经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尝试以该制度的预期寿命来考察这种制度的逻辑,从中得到的结果也只是预测它最终将会走向衰落,对理解现在和未来而言,这种预测没什么用处,实际上,当为该制度的快速灭亡制定出计划而没有意识到熊彼特所说的‘短期’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可能性时,这种预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危害。”<sup>[131]</sup>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海尔布隆纳开始放弃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经济学试图将资本主义描绘成这样一种制度:其要素,即个人或企业被当作物体对待,而且它们的运动被视为‘最大化效用’或‘追求利润’的一般化力量的体现。”<sup>[131]</sup> 按照经济学的这种观念,对资本

主义社会未来进行科学的预测显然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在这条思路中却隐含着巨大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生活的参加者都理解为一个经济要素,这实际上是一种还原论式的理论抽象,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消除了现实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多元的、丰富的,其未来也并不单单是由“最大化效用”或“追求利润”的一般化力量决定的。资本主义的逻辑不会直接回答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胜利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最终须由不断变化的阶级力量强弱来决定,也就是由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由技术机遇的多少来决定,由战争和政府的命运来决定,由其他基本上无法估量的因素来决定。“从结果来看,资本的思想仍然是变化多端、难以琢磨的——并非马克思的分析实力不够,而是因为那些分析揭示出了固有的辩证方面,这些方面使资本无法用一种常规的、精确的经验公式表述出来。”<sup>[131]</sup> 因此,海尔布隆纳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很明显的一点是,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科学’的预测是不可能的”<sup>[131]</sup>。

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能够做出科学预测,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对“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考察转变为“推测资本主义会变成什么或者会遭遇什么”,这一点都不奇怪。然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成功地、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地预测资本主义的寿命。因此,对资本主义逻辑的考察,其重点不在于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而在于考察面对由累积产生的障碍和困难时,该制度自身的生存能力,因为资本主义适应自身产生的限制和压力的能力是其历史延续的必要条件。研究资本主义逻辑的目的仅仅是想展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内涵,从中我们将会发现积累的逻辑,该逻辑改变了制度的表现形式,但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仅仅改变了资本追求其永恒目标的方式,而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虽然海尔布隆纳反对对资本主义的未来

进行所谓的科学“预测”，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思考；在与“预测”相对应的意义上，海尔布隆纳提出了“预期”概念。如果说“预测”意味着必然性和精确性的话，那么“预期”则仅仅是在寻求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关于未来，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在脆弱的智慧、不完善的知识 and 可变的希望组合而成的松散关系之上，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预期。”<sup>[9]164</sup>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从来不想把自己看成是未来社会的预言家。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因此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sup>[9]</sup>。可见，马克思不想预测未来，他也不认为现实历史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马克思的方法并不是用一种理性政治的方式去规划和设计未来社会，他只是想要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让新世界随着现实历史的进程自行显现出来。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其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科学预测，而在于其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洞察，或者说就是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海尔布隆纳明确指出，“直截了当地说，我发现下一个世纪我们可以宣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不太可能，但可以想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

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sup>[1]165</sup> 海尔布隆纳认为，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我们面前；因为，在思考资本主义可能变成什么之前，我们必须彻底想清楚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根本性问题：“资本主义是什么”？

#### 参考文献：

- [1] 海尔布隆纳. 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M]. 马林梅，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
- [3] 海尔布隆纳. 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M]. 马林梅，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 [4] 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J]. 卫华，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1(2).
- [5] 张一兵. 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9(主编的话).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海尔布隆纳. 经济学统治世界[M]. 唐欣伟，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责任编辑 李 劲)

**Abstract** In Robert L. Heilbroner's opinion, the true greatness of Marx's *The Capital* is that it answer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at is capitalism? Heilbroner attempted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by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ssence and logic, that is, the essence refers to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logic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Capital*, Heilbroner pointed out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the desire to accumulate capital combining wealth with power while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pushed forward by its essence.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m is ultimately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All we can do is to do social analysis of capitalism instead of accurately predict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We can form our own expectation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anticipate scientifically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In any case, we have to think clearly what is capitalism, before we think what capitalism might become.

**Key words** capitalism; nature; logic; expected